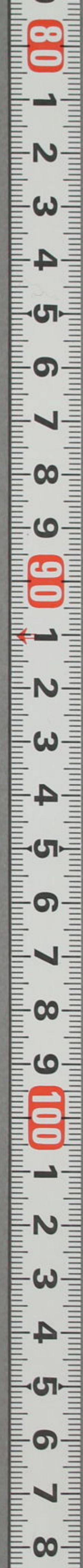


古今學變

下

□ 13
3011
3止



口 18
3011



古今學變卷之下

伊藤長胤 著

○論宋周程張李之學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又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無極也。大極圖說

胤按。儒家之言無極。始於此矣。周子之意。蓋推五行而一之。陰陽推陰陽而一之。太極推太極而本之。無極。太極者。元氣也。動者為陽。靜者為陰。無極者。理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故也。自理而為氣。

故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也。宋史舊傳作自無極而為太極。其意自可見矣。今審其言太極之名見於易系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漢志所謂太極元氣。函二為一者而言。一元氣分為陰陽也。無極之言不見於六經。始出於老子書曰常德不滅復於無極。說者謂無極者無物也。即其所謂有生於無之始也。周子以太極名篇冠之以無極。蓋其所獨創。自是而無極太極之說為儒學之蘊奧。圖解以太極為即無極則亦理之謂也。殆

非周子之意

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胤按周子所謂五性者指剛柔善惡中五者就氣質為說。通書中詳列其目。且觀其曰五性感動善惡分。萬事出可見矣。圖解則以中正仁義配五行而謂之五性。然周子以仁義配陰陽為人之標準。故未引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意自可考知也。

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

胤按於是乎始言中正仁義矣。始言無欲主靜矣。蓋人之生質剛柔善惡所稟不同。故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者也。何者仁義之德雖尊而苟失其中。正則為煦煦之仁。為子子之義。故不但言仁義而必曰中正仁義。又恐人之認以為四件。自註曰仁義中正而已矣。通書又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其旨不亦晰乎。周子之學祖易。易道尚中正。而大傳又以仁義為人之道。則圖說所言固有所由本矣。而圖解以中正做禮智而先之。仁義則可

疑也。從孟子以來恒稱仁義禮智。未有以禮智先仁義者。而以中為禮。以正為智。亦未前聞。圖解蓋以五常為五性。配之五行。故為解如此。要非周子之本意矣。至其以無欲主靜為人極。則周子之旨亦與聖人之道不同矣。何也。人之有欲也。與生俱生。縱而莫之節。則淫蕩不法。固無分人道於禽獸。故有禮義之為之隄防。而後人有以立。然欲一念不動。一塵不染。如槁木。如死灰。亦非夫人之所能為也。假令有之。亦不過徒為一箇恬靜廉介之人。

焉耳。豈能得致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之盛哉。故夫子存三戒。孟子訓寡欲。而未嘗有以無欲為教者也。平居以道德仁義勸誘人。其功為多。而今以無欲主靜為用工之極。則本老子所云常無欲以觀其妙之說。而亦且與易之旨異矣。易之為教。扶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於復之一陽始生。曰其見天地之心乎。而程子斥王弼以靜見天地之心之說。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則固得易之本旨者。而與周子

詔按周子說此條不引說誠章不知先意如何也

之意有不同矣。大抵周程張朱雖同為伊洛之淵源。而其所立說各自不同。後世學者回互調停不肯置異同於其間。而謂三代已來相傳只是如此。則亦考究之未至焉耳。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正蒙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同上

又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

古今學錄 卷下
莊生所謂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

同上

胤按於是氣質之名始立而性岐而為二。曰天地之性。曰氣質之性。朱子祖之以立本然氣質之名。其言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與雜氣而言。而又以太虛為太極。此非張子之意矣。大抵周程張邵其見道各自不同。周子主太極。程子主理。邵子主數。而張子之所道則以太虛為萬化之本。蓋指一氣之渾淪磅礴綱紀天地羅絡陰陽者。乃萬物之所資以生之本也。故曰由太虛有天

之名。又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又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其意自可見矣。故知所謂天地之性者。乃指其資始乾元者為言。非指理而言也。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亦言得其充塞兩間者。以為吾形體得其志。以為吾性也。與程子所謂性即理也。其旨固不同。而於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也者。為近焉。然岐性以二之。而又曰善反之。則亦出于復初之旨。而與擴充

古今學錄 卷一
存養之方異矣。○又按黃老之教盛行于漢。佛氏之說自南北朝而還。降及唐宋。浸淫滋蔓。洋洋寰區。雖經韓歐之舐排。而莫之能遏。世之名臣鉅儒。如唐之裴休。白居易。柳宗。元宋之富弼。趙抃。張商英。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先後輩出。依信殊甚。及濂洛關陝之說興。世之誦法孔子者。一望彌然。皆能言佛老之不可以爲道。先儒之功於是爲大。然其於輪迴報應之說。則斥之於緇衣。斷髮之俗。則鄙之於棄君臣。絕父子。廢夫婦之道。則距之而於理。

地實際則曰。聖人之道亦有之。而辨其有無寂感之別者。何哉。豈嫌於日用彝倫之無所本。而必討其所以然之故。以求勝之耶。孰知聖人之道。專在躬行踐履之實。而除是之外。無復有玄妙之可言。但張子以太虛爲道之本。則其理不墮于空寂。亦與濂洛之旨有不同焉。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胤按。張子此語。朱子之書常稱述之。後世學者所遵守。以爲正訓者也。朱子解其義云。統是主宰性。

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爲性情之主。又曰心猶將也。性猶在營之軍。情猶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則心爲性情之主可見矣。蓋未發之體爲性。已發之用爲情。而心則通未發已發而言。故曰心統性情。今審張子言性諸語。則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又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此本出孟子所云志者氣之帥也。然則張子所謂性者。謂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者。而不就理說也。可知矣。大抵心者思慮運用之主。性者稟受之名。情者則就心之運用指其

不涉乎安排僞飾者而言。蓋人之實心也。故曰存心養性。曰盡心。知性而情則不必用工夫。文字之異同自可辨。知然則心統性情者。殆亦非古之義矣。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太度量事物。自然見得短長輕重。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胤按詩書之尊久矣。漢以來學者唯知崇孝經易春秋而未重論語。奏疏議論之間時稍引用而未知其為六經之權衡。學問之蘊奧。唐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則其待之也亦藐矣。至孟子則不徒不知尊之或非之或刺之或疑之或詆之辯駁詰難不一而足。始而揚子雲尊之後而韓文公知之。至程子則益崇信而表章之以配論語。其見卓而其功大固非前儒之所及也。而謂古人為學之次第在大學而論孟次之者何哉。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焉。顏子所好何學論胤按此說本樂記禮運之說而兼取之師說其以仁義禮智信為未發之性則實始乎此矣。於是乎五者之於人不徒性具之目不可變移出入而其理之存於未發之先猶求鐘聲於未撞之先尋燧火於未鑽之初不可得而聞觀寂然不動不復容著力只於其已發處約其情以使不至鑿性耳。自是而後儒者之言道雖不復一端而大旨所在同。

條其貫竟不能出于其圈套。可不知所由來乎。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
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
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
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自暴自棄之人也。
又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
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故凡
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
非。皆先是而後非。

又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
實一也。

胤按：以性為理。始見於此矣。聖賢之書。及漢唐諸
儒所云性者。皆以氣稟而言。乃世之所謂性也。外
此別無所謂性者。至宋則謂此世之所謂性。而非
真性也。所謂真性者。即理也。故程子謂性即理也。
朱子曰：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癩撲不破。薛文
清曰：性即理也。千萬世論性之根基。朱子所以明
程子之言也。蓋宋氏之學。主一理字。原夫天之所

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其
必有所以然之故。名之以爲理。則既不隨方所復
不涉形體。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遂以說人
之性。曰卽理也。於是乎仁義禮智之理寂然不動
存於性之未發。而不可復見矣。學者當按聖賢言
性之旨。而辨其得失異同焉。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則
不是。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

荀子言性惡。楊子善惡混是也。

胤按性謂本然之性。氣謂氣質之性。蓋謂論性而
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不同。論氣而不論性。
則無以見本然之一理。必也二者相須。性說始全。
此後世儒家之所奉。以爲準則者也。然如其說。則
古今言性者。唯程張二氏爲獨備。而孔孟之言。竟
不免乎不明不備之失。夫生稟謂之性。人之恒言
也。聖賢之言性。亦就此爲教耳。後世之學。外此而
別言本然之性。遂致一性而有二端。其可無辨乎。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

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
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得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
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又曰。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的道理。如
仁義禮智。皆真實而无妄者。玉山講義

又曰。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為
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也。木仁

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為四行之實。
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固具於性。
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側
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
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答方賓王書

胤按。五常之目。雖本乎漢儒。而以信為實理。則自
程朱而始矣。蓋言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信也。就
仁義禮智而指其實理而言耳。然考經傳之間。所
謂信云者。皆忠信約信之謂。而一無以實理言者。

周子之時尚以約信而言亦未言理也

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易傳序

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遂通天下之故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胤按體用之說始見於此矣三代之書無所經見其源蓋出於佛氏今考其說耳目口鼻人之體也視聽言動人之用也驗諸萬物莫不皆然以此為言雖古無其稱亦豈不可而後之所謂體者則異

焉不以耳目口鼻為體而指其所以視聽言動者以為體推之天地萬物亦無不然然考古聖賢之書其言天也以主宰而言則曰福善禍淫而已耳以流行而言則曰一陰一陽而已耳皆用也未嘗及其體其言人也以行事而言則曰出則孝入則弟而已耳以心而言則曰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為而已耳皆用也亦未嘗及其體較諸後世之學無乃言其粗而遺其精詳其末而畧其本乎且聖人言仁則為仁言性則為性言命則為命其事

各有所專而不可通用。今以體而言則仁性命理。只是一箇物。仁亦可以爲理。理亦可以爲命。聖人言仁則一箇仁。言性則一箇性。言命則一箇命。各是一事。不可分析。今立體用之說。則仁有體用之別。性有理氣之辨。道也。命也。亦莫不然。此後世之學所以與古異也。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

亦不已焉。

胤按。道體之說。始見於此。蓋聖人之道。不過人倫日用之間。而於其上面。更無一語。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亦欲夫人之體此進而不已也。猶易之大象。體天行之健。以自強不息。體地勢之坤。以厚德載物。其事明白的實。復何容疑。及孟子述其事告之徐辟。則曰。原泉混混。不舍晝

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荀子亦敷衍其說。取象多端。其言雖異。亦足以相
發明。而程子乃曰。自漢已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朱
子曰。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
一般。佛老畫得此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
徐子之所急者而言之也。朱子曰。川上之嘆。恐是
夫子本語。孟荀之言。或是傳聞之訛。此不亦可疑
之甚乎。蓋彼佛老一氏之爲道。棲心乎虛無。冲澹

之域。而外其倫理綱常。而不修矣。意乎萬象之昭
布森列者。必有司契而默成之者。於是乎乃曰。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乃曰理無所存。偏在於事。此理
體之所以由立也。漢唐諸儒。雖見道未的。而猶就
行事爲說。未至推其所以然之故。宋朝儒先考索
之甚苦。體驗之甚密。意想乎天地萬物之故。必有
所以主宰之者。名之曰道體。乃曰夫子川上之嘆。
蓋假一物以明此理之流行不已也。則有疑乎孟
子之言。非極至之論。故曰傳聞之訛。又曰有爲之

言皆坐是故耳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主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又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進。

胤按。朱子之學。以居敬窮理為宗旨。其源出於程子。為薛文清曰。程子挈敬之一辭。示萬世為學之要。蓋持敬以收斂己心。窮理以講究物理。大要不過此二端。以為學者用工之則。稽諸六經之間。聖

人固言居敬也。然曰執事敬。曰居敬而行簡。皆就接入執事上為說。而未嘗以收斂此心為言也。亦固言窮理也。然曰博學於文。曰多識前言往行。其要急知先務。而未嘗以窮萬物之理為事也。須就聖賢之言。驗其異同焉。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又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又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問仁與心何異。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又曰：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入體之，故為仁。

胤按：程子言仁，其說不復一端。或曰：天下之正理，或曰生意，或曰公，而以入體之，其意蓋以仁為理。

之名而亦不全以為性之名也。其曰公者，物我無間之理，固近徧愛博濟之意。然至生之理，謂之仁，則專指未發之體。

程子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易傳

胤按：程子解四德，直依文言以天道配之，人事為說，未嘗言人稟元亨利貞之命，以為仁義禮智之性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胤按。仁有偏言專言之別。始于此矣。蓋偏言則為惻隱一事。猶元之為元也。專言則包羞惡辭讓是非三者。皆在其中。猶元之統亨利貞二德也。朱子因此解仁有心德愛理之說。然程子之言亦依文。言唯就一事比況。為說未嘗以元亨利貞四者分。配仁義禮智已見于上矣。

延平李子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也。是世之

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延平答問

胤按。荀揚韓之不服孟子者。猶就氣認性而疑乎其不可以為善。宋諸老之祖孟子。則就理看性。而却乖孟子之旨。其間亦有不同。周子以剛柔善惡中五者為性。而誠無為為聖人之本。則性善之說恐非其所取也。程子則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才說性時便已是不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程子意蓋謂人生而之靜天之性也。此時著善惡字不得。纔涉善惡則非性之至者也。孟子之言亦尋常之見而非至論也。必如樂記之言而後為得然。至其曰性即理也，理無不善則取孟子之說而就理上認善為程子之言，豈亦早晚之異趣耶？延平則曰云云，蓋祖程說而發揮之者也。至朱子則云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則亦依程

李說而明之。夫孝弟忠信世之所謂善也。未有孝弟忠信之先，將認何物以為善哉？孟子言性善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以人必有四端於我也。以良知良能與生俱有也。皆世之所謂善也。非外此而求之于未有善惡之先也。

李子曰：當理而無私心仁也。

胤按：此依程子說為解。蓋言人之為事，或雖當理而內有私心，或雖無私心而外不當理，皆非仁也。必也當理且無私心，而後可以為仁矣。子文、文子

之不得為仁。朱子據此以為說曰：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先儒解仁為無欲之謂，則與所謂清云者無甚差異。故其為說如此。然如其說，則二子之為人，不唯不得為仁，亦且不得為忠。清，夫子之言，無乃過許乎？蓋二子之行，雖能不私其身，潔已太亂，然非慈愛之心及物，無所不至者也。故夫子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是知聖人之所謂仁者，皆就愛為言，而不可以當理無私心解。

之也。以當理無私心言仁，則全不與愛相干涉。與夫子所謂愛人，孟子所謂以其所不忍達其所不忍也等語，齟齬殊甚。

○論朱子之學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中庸章句

胤按：至是始以健順加五常言性矣。真西山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漢

氏以來五常既配五行故加健順二字以象五行之本陰陽也。易乾象曰天行健坤象曰乃順承天。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其取此乎。然在天而言則陰陽五行皆屬氣而在人則健順五常皆為本然之理其說不免無疑矣。

朱子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

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論語或問

胤按五行配性體用之說詳于此焉。本鄭氏之說而智水信土則依班固云。

朱子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小學題辭又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

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易本義

胤按以元亨利貞配仁義禮智。其說始詳于此矣。大抵元亨利貞。象文言已來。諸家之說亦不同。唐孔氏及程子直依文言以貞爲貞。疏中一說以貞爲信。已悉于上文矣。至朱子牢以四者分配五行。遂以

貞爲智。於是乎元亨利貞之理。爲仁義禮智之性。殆天造地設。不可移動。薛文清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太極不外於此也。又曰。大道之要。不過元亨利貞之命。仁義禮智之性而已。是也。後世學者。幼學童習。耳深目濡。直以爲義文周孔之時。其說已然。而無意復容疑於其間。夫貞之與信。其事近似。猶可通用也。至智則其義夔別。殆難轉換。且曰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不忒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蓋據孟子所謂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公之語。貞與固是兩事。知與不公亦是兩事。故取以相證。疏家乃至妄引曲證。取龜蛇之象。兩腎之名。則殆乎鑿矣。通而考之。以五行配五常。始于班固。鄭康成而以元亨利貞配仁義禮智。則見于唐。孔氏而成于朱子。其所由來者漸矣。

朱子曰。蓋自天降生民。則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又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

近

胤按。此因周張程子之旨。益詳其說。其意謂凡為人者。同具仁義禮智之理。是謂本然之性。而其清濁昏明。稟得不齊者。是謂氣質之性。於是乎本然氣質之名立矣。而考諸古昔。則語孟五經所謂性皆就氣質而言。氣質之外。別無性之可言。至所謂仁義禮智。則以為天下之達德。其說已詳于前矣。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

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又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又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

胤按。變氣質。除物欲。以復性之初。其說詳于此。蓋

宋朝之學。自有一箇條貫。凡人之性。天降之初。具仁義禮智信之理。自堯舜至途人。無些增減。但因氣梏物蔽。而昏蝕不露。故學者之用工。專在變氣質。除物欲。以復性之初。其博論詳喻。闡明聖賢之言。以啟佑後人。雖非復一端。要其所歸宿。只不過敷衍此一段事耳。以此解聖人之旨。於是乎自古立言。因事命名者。盡括而歸之。一路則曰天。曰命。曰太極。曰道。曰德。曰明德。曰仁。義。禮。智。曰信。曰理。曰誠。曰中。曰一。曰物。曰心。曰性。盡是一理之別稱。

其名雖異而其爲物一也。釋明明德則曰盡夫天
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求仁則曰無私欲而
心之德全。擴而充之。則曰無私欲而能充其性。則
其所以爲說者。雖異而求之于吾心。使清明昭著。
無一毫之私累。如明鏡如止水者。其爲事亦一也。
大抵宋諸老先生。踐履之篤。考索之密。固非漢唐
諸儒之所及。而排異端。衛聖道。爲任使後世學者。
知所嚮方。自是而前。崇信異端。加諸聖教。自是而
後。是非邪正。始有所辨。其志固苦。而其功亦大矣。

至朱子。集群儒之大成。以引接後學。其學極高明。
而盡精微。蠶絲牛毛。海闊天空。後世學者。未能或
之先也。然斥漢儒之傳會。而未脫其窠臼。排佛老
之空寂。而還襲其緒餘。此所以不得已于辨也。
朱子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

胤按。持敬之說。本於程子。而其用力之方。嘗以主
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其高第弟
子。則曰。常惺惺法。則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朱子

據其說括其大旨而言之如此原諸聖賢之言夫子語治國之要則五事兼舉而敬事居其一答樊遲問仁則三事併舉而執事敬居其一君子有九思則事思敬居其一大學舉五事稱文王之德則為人君止於敬居其一蓋古者之教人恭敬忠恕等目彼此五舉以為言敬特其一事耳先儒之學專重乎心故以收斂整肅不致昏昧為敬而曰聖學之終始學問之根本此其所以異也

朱子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知之至也大學章句
 又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實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

又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胤按先儒以爲唯求之于吾心。而不讀書窮理。則與佛氏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者無異矣。程子曰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入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胡敬齋曰與儒道其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

多流於禪。此其所以既曰居敬而又曰窮理也。蓋佛氏直指人心。以求悟明。儒者則窮盡物理。以期豁然。而當時諸儒。或以擺脫文字。直求己心爲學。則固已淫于老佛矣。朱子之學。有矯于此。使學者考之事爲。察之念慮。求之講論文學之中。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見於章句。或問者。悉矣。格物二字。大學只存其目。而不詳其義。至朱子始分經傳取程子之意。以補成傳。文後世學者。傳誦以爲學問之極功。六經之括例。而莫之敢違焉。夫天下之

理不可勝窮也。天下之書不可勝讀也。而人以眇然之身立乎蓋壤之間。以百年之壽寄乎古今之中。欲畢窮而周覽以造其極。雖殫一生之精力。固有勢之所不能而至。其縱橫出入紛紜交錯之故。雖以堯舜孔子之聖。亦有不_レ能知者。而欲使凡學者以此為標的。逐逐然窮其理。以期豁然者難矣哉。此陸王二氏之所以不服也。○按格物之義。先儒所說不一。先子則謂格物者正事之謂。格者正也。於意心身家國天下六者。查其本末先後。先其

本而後其末。猶安頓器物各得其所。故謂之格物。以提六條目。故下十章正心以下二項相銜為說。而唯誠意一項特提起一事而不帶格物。可知誠意工夫乃大學之始教。而非前乎此。別有格物致知一段節目也。其說詳于定本。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孟子註
又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論語註
又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

接近思錄
如字上有
心譬二字
可檢朱子
所引云

孟子學錄 卷下 三十一 造造齋集

又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

胤按仁字古者無明訓中庸及孟子曰仁者人也者因音取義非訓詁也韓文公有博愛之說固未周遍宋諸先生其說亦不一端周子曰德愛曰仁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李延平曰當理而無私心或以覺訓之或以公訓之或云雞雛可以見仁或云切脉可以知仁至朱子參周程之說乃解之曰心之德愛之理也後世以此爲仁字正訓而其說始定矣蓋人之所以知覺者必有所以知覺之理故

飢焉而知飢寒焉而知寒明焉而知其爲晝暗焉而知其爲夜疾痛疴痒有感便覺此人之所以生之本也名之爲仁一息纔絕則不然其理亾故也讖上蔡以覺訓仁者正爲是耳然唯專主此說而不言惻隱之心亦根乎此則全不與愛相干涉故朱子曰云云其曰心之德者專言之仁而包義禮智在其中是說解覺之理曰愛之理者偏言之仁而唯屬仁一事是說解愛之理皆體之謂也而惻隱之發是爲用程子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又

子心譬如穀種。生之性。優是仁。皆朱子之所祖述。以立其說者也。譬則炎炎之光未著。而炎炎之理具乎未燒。新殷殷之聲未發。而殷殷之理涵乎未撞之鐘。以怵惕惻隱之心未萌。而怵惕惻隱之體存乎未見。孺子之先不忍。穀釀之念未作。而不忍穀釀之理具乎未見。一牛之前。刀割針剝之感亦已具于未割未剝之先。正謂之仁以一理而言。則沖漠無朕之時。萬象森然已具。而所謂虛靈不昧。具象理而應萬事者。亦是物也。所以求仁方只

在太其蔽障以得本體之明耳。故解顏子問仁章曰。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體之德復全於我矣。解仲弓問仁章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害。而心之德全矣。審如其說。則夫子言仁諸章。只不過衍一句無欲主靜話而已耳。考古者聖賢之言。則不然。君天下而有其道。則天下之民蒙其澤。君一國而善其政。則一國之民享其利。長一家而立其業。則一家之人被其恩。對一人而言。則不徒慈愛怜愍之為仁。而

不敢苟且以應之。不敢欺慢以遇之。亦謂之仁。故求之之方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曰：以其所不忍，及於其所忍。曰：強恕而行，焉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先難而後獲，而言其極功，則曰天下歸仁。則曰仁覆天下。聖人言仁之旨，於是乎亦可概見矣。夫子又嘗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夫所謂不仁者，將指何事以為不仁耶？是指貪冒無厭，以為不仁耶？抑指殘忍刻薄，以為不仁耶？夫子之言，必指殘忍刻薄，以為不仁，而不斥貪冒無

厭以為不仁。夫人之所知也。不仁者，仁之反也。其既指殘忍刻薄，以為不仁，而不斥貪冒無厭，以為不仁，則所謂仁也者，之以慈愛怜愍為仁，而不以無欲清淨為仁也，亦可推知矣。

○論陸子之學

象山陸子曰：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

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其為是。非知其為非者。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

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與曾宅之書陸子曰。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胤按南渡之後。朱子註述六經。以倡明斯道為任。當時有南軒東萊二子。雖其說稍有出入。而師友輩。討推為盟主。唯有象山陸子。不肯信服。其言之見於二子之書者。陽而辨之。陰而毀之。互不相假借。大抵朱子之學。以窮物理為要。而又以居敬為工。陸

子則專以立吾心為主而不復以讀書窮理為先務。朱子答項平父書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自此而德性問學岐為二塗。後之諸儒或祖朱而排陸，或疑朱而信陸。如趙東山程篁墩則倡早異晚同之說，馮柯陳建力而辨之。千古聚訟不能歸一。呂涇野曰：晦庵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何害其

為同哉。學者不肯力行而膠於見聞，只資口耳，竟于身心何益。此亦調停兩可之說耳。要之其立教之旨，雖曰不同而專用工夫于此心此理，則未嘗有大異也。

陸子曰：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為。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

胤按朱子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陸子所云近來論學者蓋斥朱子而言陸子之學以先立乎其大者爲主故非其說乃曰苟此心之存此理自明其旨之異同自可知也先人謂陸子之說亦甚過快而要不得孟子之意予謂使孟子之意如陸子所說則當時語齊梁諸君何以不特舉似一箇心字而發之耶今卽其書開卷第一義便拈出仁義二字與利對說明其得失及齊王自爲退託之言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然後始指示不忍觴蘇之心以請及之百姓向使齊王無自棄之說孟子亦未必說出本心直以堯舜文武之道告之耳是知所謂擴充者以所不忍及其所忍以所不爲及其所爲漸漸充拓無所不至之謂而固非滅欲以充本然之量之謂也亦非徒存此心而已也在天下上而言則舉斯心以及彼設爲養生喪死之制而使天下之人仰事俯畜無凍餒之患所謂王道仁政此其極功而孟子告時君以仁義乃其事也

色敏道云。性才心情如何分別。陸子曰。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

胤按。從上聖賢之教人。非別創一般名目以告人也。因世間通稱之語言。以立說。如心性情才等字。猶風雨露雷之異名耳。目口鼻之殊稱。峙者呼之為山。流者目之為水。翔者為禽。走者為獸。植者為木。偃者為艸。各隨其物以辨其異。如曰存心養性。曰盡心知性。皆就其運用差別其義。當世之人不

問知愚賢否。呼謂相熟。以無所迷。本無須大儒君子明目張膽攘臂爭辨。後世性理之學盛而體用道器之辨立。分離剖析甚傷細微。初學晚進。不唯受用之不逮。究其名義亦甚費工。陸子為之解其繫縛。乃曰。只是一般言偶不同。亦甚傷卒。易要不

○論陽明王子之學

陽明王子曰。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

於天下之廣以禩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止。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

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又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是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胤按。至是始以致良知爲宗旨。而知行合一之說。作。鷺湖之是非久矣。王子蓋厭新安之支離。而從青田之簡易。其言曰。致吾心之良知。卽是致知。非就物窮理也。蓋因大學之致知。而參之孟子良知也。原孟子之意。則以達天下之仁義。而本之于吾

心而曰良知良能與性善四端等說同其旨趣而推本行道之原於已心也非言唯致良知卽是聖人也且孟子良知良能二者併舉而王子特言良知而不及良能則其立言旣失乎一偏大學條目正心居其一而復訓格物爲正心之不正則其工夫亦涉乎重複夫正心誠意本自說心而亦訓格物致知以爲正心之義則八條之目意心者居半此不亦可疑之甚乎大抵聖賢之教人每日道曰德而推天下國家之本則必曰己曰身而及心者甚

罕然亦非絕口而不言也第與後世所言者異耳通而考之夫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朱子曰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王子曰致良知乃至老曰抱一佛曰牧牛衣裏繫珠之喻殿鈴風幡之話王人翁惺惺著工夫其言雖異畢竟不過證明一箇心而已耳而有邪正純駁之不同要知聖賢之教人以道爲人心之規矩準繩而欲心之不違此故夫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乃至書

所謂以禮制心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等語亦皆為是焉耳而人之患每在自安暴棄不肯從善孟子為之說本心良心使人知行道之有所本乃曰先立乎其大者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非徒貴一心而為萬理盡於此也若夫佛氏之徒專凝定一心要不為物點染不復問仁義禮智之為何物蓋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但了一心諸塵自會故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攝凡百

工夫歸于一箇心宋明儒先既服膺聖賢仁義之訓而又以心為則故其設科雖有繁簡之異性學之辨而原諸唐虞二代之學則不免有不同也考古之士其知所擇焉

古今學變卷之下終

古今學變後序

道不易萬世。而學有古今之異矣。豈特係氣運與時世之好尚云爾哉。教導之不古。若且瞿曇氏之法。漸漬以使之然也。漢唐有若董馬揚韓。代不乏賢。迨夫宋儒輩出。其闢異護世之功。固不在孟子之下。然其說根夫禪莊。遂使聖人有用之學。以為談空澄心之流。亦可痛焉。比諸災異五行之說。與清談浮華之流。所謂齊固失之。楚亦未為得。與聖旨異者固一也。能言距之。亦衛正之一也矣。古學

先生以相距相後之如此藐焉。一洗千古之非。悉
闢萬世之惑。成書具存。聖歎再廓。及門之士。蓋三
千矣。天下一望靡然。近世學者。雖由其言。而稍知
厭性理之論。而亦或淪詞賦文字之習。黃口儒生。
勤稱古文辭。語之以道德仁義。則不啻聾瞽之聲
色也。我先師紹述先生。作為此書。題曰古今學變。
以授小子輩。誦之則千古學問之沿革。一見犁然。
無復可疑矣。此書之成。亨時侍左右。寔蒙提命手
自謄寫。於今餘二十年矣。吁先師平生於此書。改

竄多年。則四方之士。所錄亦不能無異同也。辛酉
之歲。小子請暇。寓于古義堂。將謀校讐上梓。既而
限滿歸府。盟心曰。異日當遂志矣。而亦恐小子庸
劣。豈獨專之。今茲甲子。又來于塾。與蘭岫先生。校
閱一過。命諸剖劂氏。以公于世。庶幾讀者。能知學
問之法。與世級相升降。而遵夫古正大之道。以優
游衍養乎哉。此為序云。

時延享改元重陽後一日。門生與田士亭拜撰。



寬延三年庚午新刻
天保十四年癸卯求板

浪華書林

河内屋茂兵衛發

心齋橋筋博勞町北西角

和漢洋書日藉
并法帖類賣買

西京寺町通綾小路下町

製本所

川勝徳次郎



